

葉先生詩話

二



葉先生詩話卷中

石林葉 夢得 少蘊述

古迂陳 仁子 同甫校正

楊大年劉子儀皆善唐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為過如彦謙題漢高祖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二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遊道魯直語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子瞻嘗兩用孔雀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

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跌以爲語病謂龜跌不當出木杪殊不知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跌出木杪何足怪也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適就試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薦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薦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稍薄之終不第而死

葉中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二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情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

篇向人寫心肺四海知我霜鬢豈類蓋謂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櫻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切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

葉中

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然真宗眷之不衰間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旣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流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才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寇萊公力贊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可以無愧矣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
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簽判在幕中相與
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
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
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
膺門早歲預登龍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
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
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
識黑頭公之語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
老旣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葉中

四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
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
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
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
材之類皆直道其習中事後爲羣牧判官
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
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
有定限然亦必視其幼壯雖此公方其未
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

魯直自戎州歸柯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
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鼎子
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
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
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
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上山谷詩云點檢金
闈彥飄零玉筍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
關大爲谷所喜又子勉詩云沙軟綠頭相
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怪麗之甚

樂中

五

杜牧之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
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
蓋不滿於當時故未有望昭陵之句汪輔
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滕達道齊
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
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
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
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御
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而誤者雖名輩有不

免蘇子瞻有云石建方忻洗滌投廁羹糜
不解嘆蚍蜉據漢書廁本作廁廁蓋中
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啜羹
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
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嘗留一絕於驛亭云
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
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
樂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祕監巨素不爲公
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
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葉中

六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
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詰捕如江山
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遠近數千里上下
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而吞納山川之
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
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測猶與自
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
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
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

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便塞按隘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已語綠陰生書寂孤花表春餘此真蘇州集中最為警句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書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亦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不知彼我為辨爾

卷中

七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緝邊備韓魏公自鄆州徙鎮武定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題養真亭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曰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聚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游陳處在幕府常以詩請公曰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曰細民溝壑方接手別館鶯花任送

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
爲相

王荆公在鐘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
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
座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爾
即起捉其駿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
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贈天啓所
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
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
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

集句

八

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才許天啓紹聖初章
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
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
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是猶用荆公之遺
意也

元豐間每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
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旣覺而
兩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
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
略彷彿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

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宿望神僧
吐霧應精求元厚之叅政云仙驥齋雲穿
仗下佛光吹雨而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
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
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
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
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扣
網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
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

葉中

九

相類如二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
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
拘窘卑凡如周顯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
窠堵坡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
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但嫌尸祝擾
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
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
詩云百尺竿頭寫裏身足騰跟倒駭傍人
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嘗當時

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密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枯槁俯仰何妨事抱瓮區區老此身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甫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

葉中

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公詩以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公子蔡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蔡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後篇曲
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
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
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樂問之
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
一詩云黃葉西陂水漫流遠條風急送扁
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雜聲共一丘意
極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
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

樂中

十一

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
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
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詩
名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已學乃知文字
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惜不得多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
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再入爲翰林學士
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
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元祐初駕
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

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璧
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
闕然觀爲人喜傲謹然此句實迫於趣韻
未必有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
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數聯近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
自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者
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
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

兼中

十一

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士大夫所
殘弃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
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
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
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笑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出多不解此語爲
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
思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編削
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
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

論之最詳其畧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
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龍首差無
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
非假補皆由直尋類延之謝莊尤爲繁密
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
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
字牽聯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
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
嘗留意爾自唐以後既變以律格固不能
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鐵於神
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此唐張
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
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
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
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
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
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

能道次道以爲然

張安道文定公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
其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
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
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
多無不推誦功德安道題高祖廟曰縱酒
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
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
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
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

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
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
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
漏卮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
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
尚書省回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
侍郎文裕以詩慶幸執元叅政厚之和云
黃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
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

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
再入因不復還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
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
遂接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
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
本意稍異矣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淳
屠氏心法所至備然而工於詩王荆公居
鐘山秀老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
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英渠映碧流未

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者是也
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
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
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大高秀老卒於元
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
流槩見於隱逸其第澹字清老亦不娶滑
誓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
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
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
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

耳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
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
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僧舊積矣公太
笑黃魯直贈澹詩有云有客夢起俗去髮
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前
事也叢話云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
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欲為僧此
云祠部送酒家非也



